

# 拜登对华政策幕后的印度因素

廖省·林越

今年1月20日,当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,受到国内支持者的欢呼。而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卡玛拉·哈里斯(Kamala Harris),还引起万里之外的印度南部图拉森德拉普拉姆(Thulasendrapuram)村民数日狂欢,村里随处可见哈里斯的海报。原来,这人口不足4百人的村庄是哈里斯外祖父的出生地,让不少印度政客及媒体深感“与有荣焉”。

哈里斯1964年出生于美国加州伯克利(Berkeley)市,母亲是来自印度南部的泰米尔人,父亲是牙买加非洲裔移民。童年父母离异后,哈里斯与母亲相依为命。在选举中,哈里斯是以非洲裔美国人和少数族裔的代表自居。因为泰米尔人常不被当作是真正的印度人。

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表示,美国在战略上需要印度,特别是

当前世界格局,加上印度的战略地位,其重要性更加凸显。据统计,获拜登政府提名的印度裔人士超过了20人。有公共卫生局局长的穆西(Vivek Murthy),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坦登(Neera Tanden),而前外交官泽亚(Uzra Zeya)成为副国务卿候选人。印度裔声威大振。

印度《经济时报》3月5日消息,拜登接任总统的一个多月内,已任命约55名印裔官员。拜登在一次与NASA的视频会议中,得知科学家团队中的工程师莫汉(Swati Mohan)是印度裔。拜登半开玩笑地称,自己的副总统、演讲撰稿人等关键职位都由印裔担任,“印裔官员已经接管了这个国家”。这句话可让印度媒体乐得飘飘然了,不断加大渲染。

虽然印裔官员在拜登政府内颇受重用,但在外交政策方面,评论本认为应该还是以国务卿布林肯及国安会的坎贝尔(Kurt

Campbell)为骨干罢。但事态进展却让人大跌眼镜!

西方近来对美国“拜登主义”(Biden Doctrine)的对华政策作出分析,发现其基本设想都自相矛盾,他要建立一个与中国“硬干”的政策框架,但经济上却愈发依赖中国;要求欧洲盟国联合围堵中国,但处处伤害了自己与盟国的利益。美国财长耶伦最近表示,美国对华进口商品加征关税,其实大多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,导致美国近来通货膨胀急升。

在中国“反制裁”的有力回击下,西方主流媒体批评“拜登主义”是严重的误判。英国知名杂志《经济学家》(Economist)发表深入报道,指出这是未害人先害己的行为,绝对不能将中美关系定性为你死我活的“零和游戏”;美国经济其实严重依赖中国的产业链,而全球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是美国的两倍。特朗普对中国进口货品增税,但中国输美商品不降反升,导致美国对华逆差

继续飙升。拜登却顽固地“特朗普老路走到黑”。

此外,拜登宣称香港推动“国安法”,使香港营商的营运风险增加,并以此为由制裁中联办7名官员。但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泰娜(Tara Joseph)指出,美商仍视香港为营商的重要城市,期盼地缘政治不要影响美商的利益。事实上,2019年黑暴期间,星巴克、麦当劳等品牌曾被暴徒焚烧,损失惨重。自国安法出台,暴乱绝迹,美商才能安心经营。

《亚洲周刊》第30期笔锋《拜登主义对华误判的反弹》评论:“西方媒体最近爆料显示,原来在拜登的国安团队里有一位印度裔学者杜尔西(Rush Doshi),长期向拜登提出很多对付中国的招数,基本上是认为中国对西方有‘取而代之’的阴谋,因此须严阵以待,要在各个不同领域压制中国。”拜登受其影响将中美博弈视为“民主与专制”对垒,自以为站在道德高地;却看不

清国内深远的矛盾,成了一只大鸵鸟,不愿正视自己的短板。

杜尔西曾在中国学习,通晓中文,自恃可阅读中文原典与官方文件。他在七月出版一本书《漫长的游戏: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策略》(The Long Game:China'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),将中国的发展描绘成一场大阴谋,目标是要干掉美国。这是低级的阴谋论,与史实不符,还把美国内部问题“甩锅”中国,导致拜登每次演讲,言必提中国,似乎只要中国消失了,美国就会欣欣向荣,所有问题就自然解决。

最明显的例子是美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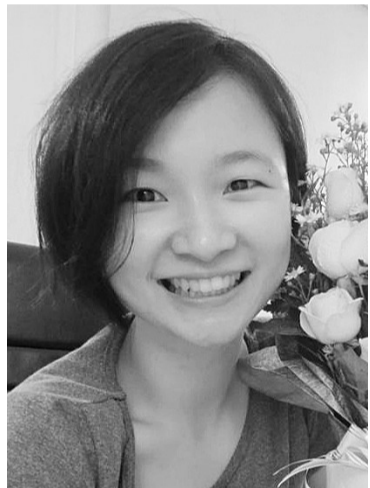
疫情使60多万人死亡。加上南海争端、香港国安法、新疆人权、华为5G、刁难赴美签证、台海局势、中国网络黑客等等。美国若继续拉帮结伙打压中国,误判中美关系,像贸易战一样,最终将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,成为历史闹剧或悲剧。

杜尔西的思维反映了印度裔对中国的猜疑,这和60年来中印边界的摩擦不无联系吧?刚好又与美国右翼的仇华思潮配合,沆瀣一气。评论认为,拜登必须摒弃“单边霸权”,回到现实,回到全球化多边主义,不被印度裔官员及右翼牵着走,才有和平共荣的未来。

## 众志成城

占碑·常青

“烟花”酿引暴风雨,华夏腹地遭洪灾。  
水势汹涌如骇浪,瞬间平原成浩海。  
一方有难八方援,守望相助齐抗害。  
军民同心把难排,众志成城挽狂澜。



雅加达·李伟琪

自年初,我在《国际日报》上刊登了四篇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评论,标题“随我入红楼一梦”。这一系列包括一篇简单的引子,和关于林黛玉、薛宝钗和王熙凤的角色分析。今欲提笔评阅的是书中的男主角——贾宝玉,借他的故事来总结这一场梦旅。

**仙缘:**据说人类的始祖女娲,因天柱被共工氏撞坏,炼石补天。炼了整整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,全都用上了,除了一块,留在了青埂(情根)峰下。后来这块石头自修得通灵,被警幻仙子留在了赤霞宫中,封为“神瑛侍者”。神瑛侍者的日子虽然过的逍遥自在,但也始终对自己“无才去补天”的认知感到失落和沮丧。直到有一天,有缘遇上了一僧一道,他们发现了他的苦楚,并决定把他带到“那明龙盛之邦,诗礼簪缨之族,花柳繁华之地,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”,好让他自己去领会他的用处。这块下凡历劫,名为神瑛侍者的石头,就是凡间里的贾宝玉。而随着他下凡的,除了一群风流孽鬼以外,还有那颗在灵河(灵合)岸上三生石畔,曾被她日日以甘露呵护,故欲以一生眼泪报恩于他的降珠仙草——林黛玉。

**家世背景:**《红楼梦》里并无朝代之说,只道当时的京城里,住着四家最有权有势,最富有的大族,分别为:贾、王、史、薛。而神瑛侍者降生于贾家,是荣国公的第四代后人,名为宝玉。宝玉的父亲名叫贾政,算是贾家第三代里最“正直”的人了,为人规规矩矩,办事能力还算可以,但也不算上什么厉害角色。他对宝玉的教育比较专注于学业,理念是“玉不琢,

不成器”。宝玉说对了他不夸奖,但说的不中听就立马翻脸,有时还会动用法。宝玉的母亲是王公的嫡孙女,书里称做“王夫人”。她是荣国府的主母,但她把大部分的事务都交给了侄女王熙凤。王夫人最在乎的就是宝玉的感情世界。她虽然为人明理,平日吃斋念佛,但一说到为宝玉斩桃花,就会变得简单粗暴,毫不留情。贾府里最宠爱宝玉的也就是他的祖母,贾母了。贾母是史侯的独生女。她聪明,风雅脱俗,见多识广,也仁慈宽厚。虽然表面上已经不管事了,但贾府上下都是琢磨着贾母的心思去办事的。贾母对宝玉的教育方式是,“百般纵容,百般宠溺”。她最后为什么选择宝钗为孙媳妇呢?除了喜欢宝钗的性情和人品,一部分原因就是看中了宝钗日后可以替宝玉分担撑起贾府的责任。为了成就宝玉更好的未来,她可以放下心中的仁慈,舍去黛玉,委屈宝钗,欺骗宝玉。不过贾母和王夫人不同的地方是,贾母只顾大局,不拘小节;而王夫人却样样都要管。

宝玉的亲哥哥贾珠早逝,只剩下一位亲姐姐,因生在大年初一故名叫贾元春,在宫里当皇上的宠妃。除此之外,宝玉还有同父异母的弟弟贾环和妹妹贾探春。贾环心胸狭窄,为人不正,颇有小人作风,在书中几次陷害宝玉。探春才华洋溢,办事聪明利落,是个让人尊敬的庶女。只可惜她生下来不是个男人,不然定会有一番作为,或许还可以避免贾府家破人亡的结局呢。在贾府,和宝玉同辈的兄弟姐妹们还有许多,但这里为了简述,只可提到和此文有关的贾惜春。惜春自小对别的事都不太感兴趣,就喜欢独自在房里画画。她打小就有了出家的主意,后来在看到自家姐妹经历的夫人大起大落后,就更加地斩钉截铁了。贾府里其实有“四春”,还有一位没提到的是“迎春”;把她们的名字连在一起,“元迎探惜”,读起来就像是“原应叹息”。贾府这四位姑娘们的结局都不是很好。

## 说贾宝玉 ——随我入红楼一梦(终)

宝玉的妻子是他的姨表姐薛宝钗。我在之前的几篇文章里都有说过,这是贾府上下,精心设计的一个局。他们当然是因为看中了宝钗的贤惠,但贾家和薛家的联姻其实也把四大家族的关系更紧密的连在了一起。这更是所谓的亲上加亲,官官相护。

以前的人都是三妻四妾的,宝玉也不例外。宝玉的头号丫鬟袭人,就是大家默认的,宝玉的妾。还有一位和宝玉臭味相投的丫鬟名叫晴雯,其实也很有可能变成宝玉的妾,但后来她却被王夫人赶走,逼上绝路,含冤而死。

**主角性格及特征:**贾宝玉第一次出场是在第三回,林黛玉刚入贾府时:“却是位青年的公子: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,齐眉勒着二龙戏珠金抹额,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,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官条,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,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;面若中秋之月,色如春晓之花,鬓若刀裁,眉如墨画,鼻如悬胆,睛若秋波,虽怒时面似笑,即嗔视而有情;项上金螭络络,又有一根五色丝条,系着一块美玉。”从这一小段就可以看出宝玉是很出众的一个小男孩,外貌可以用“美”字来形容。这是因为曹雪芹用了一贯属于女性的“月”和“花”来形容宝玉的长相。这月不是普通的月,而是“中秋之月”,所以除了纯净洁白以外,还格外的明亮,也不多了一份活泼。这花也不是普通的花,而是“春晓之花”,所以除了代表着美貌以外,还多了一份青春正盛的活力及气色。这样的面貌若和他那“百蝶穿花”的衣服总结起来,就貌似一位非男非女,一尘不染的仙童,来到了这充满着百花百蝶的红尘中游玩。

宝玉幼时确实像仙童一样,单纯天真。他整天就在贾府大观园的女人堆里,吟诗作赋,赏花喝酒,日子过的很风雅,快活。宝玉是快活了,但贾政可不快活。他认为宝玉“不长进”,“念了些流言混话在肚子里,学了些精致的淘气。”这也不奇怪。因为贾政让宝玉读

的是儒家的《四书》,而宝玉却偏偏向着道家的《庄子》。一个主张“入世”,一个主张“出世”,一个教你如何约束自己,一个教你如何自由旷达。这就是明显的志不同道不合了。还好贾政没发现宝玉也偷偷在看当时被视为禁书,如《牡丹亭》之类的书,不然可能要十个贾母才可以挡得住贾政的家法了。贾政想让宝玉追求功名利禄,而那恰恰是宝玉最厌恶的。那宝玉如何应付贾政呢?贾政要考他时,他就勉强苦读两下,好蒙混过关。贾政不过问了,他就尽情地玩。就这样反复着,他也不以为意,依然抱着“今朝有酒今朝醉,明日愁来明日愁”的态度。他不曾好好的思考过,要如何去彻底地说服贾政,放过他,不要逼他陷入他最讨厌的官场中;而是靠着贾母和王夫人帮他作说客,暂时缓和他和贾政的矛盾。其知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”。就是因为宝玉欠规划,只凭一颗赤胆之心,最后他所谓的“靠山”,才可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,以爱他的名义,帮他规划了他的人生,气死了他的爱人,还害死了他在乎的人们。

宝玉在乎的人们有谁呢?就是大观园里的女生们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,一起建立了海棠诗社,一起享尽了那“宝鼎茶闲烟尚绿;幽窗棋罢指犹凉”的富贵悠闲生活。这点点滴滴,都是宝玉极为珍惜的。他恨不得大观园里所有的女孩子们,一辈子都不嫁,陪在他的身边,只等他离世时,哭成一条河,把他送走。读者可能认为这样的宝玉用情不专,太贪心。更别说他常常作弄大观园的丫鬟们,调戏她们了。记得白先勇的《细说红楼梦》里有说过,宝玉像是大观园里的护花使者,我极为认同。宝玉就如同一个花匠,而大观园里的女孩子们就是他栽培的花草,他当然都喜欢,都会去呵护。这种呵护是自然的,不是淫秽的。这是当护花使者的天性。所以当王夫人到他的花园里,任意损坏这些花草时,宝玉当然就会觉得很心痛。王夫人先

是把金钏儿赶出府,让她蒙羞跳井自杀;后又把晴雯也赶出府,让她含冤而死;最后还联合贾母、王熙凤,骗宝玉娶宝钗进门,害黛玉因过分悲痛,泪尽人亡。王夫人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宝玉的前途无碍,但故事的结局证明,王夫人的这几步棋,走错了。

宝玉对黛玉是专情的。大观园里的女孩们他虽然都喜欢,但他那份最独特的爱,那种“灵合”,自始至终只留给了黛玉一人。黛玉比宝玉早成熟,心事也比较细腻,所以她从很早就开始,就发现了她对宝玉的感情不一般,也深知自己在贾府的地位占了下风,所以四处吃醋,四处提防,不断地跟宝玉耍小性子。但宝玉一直都忍着,让她,哄着她。宝玉和别人吵架后可以没心没肺的不去想。但和黛玉吵架后就会很焦虑,巴不得马上去负荆请罪。因为缺乏安全感,黛玉常常试探宝玉,而宝玉给的答案一直都是很坚决完美的。其中我最喜欢的一段,就是在他们长大后,风波即将掀起的那段,黛玉问宝玉说:“宝姐姐和你好,你怎么样?宝姐姐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宝姐姐前儿和你好,如今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今儿和你好,后来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你和他好,他偏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你不好,你怎么样?”宝玉大笑,答说:“任凭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。”(尽管世间有很多美貌的女生,我只要你一个人)。黛玉又问“瓢之漂水,奈何?”(如果由不得你呢?),宝玉说“非瓢漂水;水自流,瓢自漂耳”(我要爱谁,只能我自己决定,旁人怎能改变呢?),黛玉再问“水止珠沉,奈何?”(若我泪尽人亡了呢?)宝玉说,“禅心已作沾泥絮,莫向春风舞鹁鸪”(我心意已定,你若真的不在了,我不如归去。就是当和尚的意思)。后来黛玉离世后,宝玉虽然先娶了宝钗,但不久后还真去当了和尚。晴雯、金钏儿的死也给宝玉带来了打击,但黛玉的死给宝玉最致命的一击,痛得他大彻大悟,这才决定回彼岸。

居然宝玉那么专情,那为什么会娶宝钗呢?我在前几篇里有说过,他是误娶。因为贾府上下都看准了宝钗,当宝玉的媳妇,所以大家都合伙起来骗宝玉说他娶的是黛玉。还把黛玉的贴身丫鬟叫来,让那场骗局变得更逼真些。那宝玉为什么那么容易受骗呢?宝玉生下来时,嘴里就含着玉,那玉名叫“通灵宝玉”。每次宝玉失玉的时候就会得失心疯,变得神志不清。那时的宝玉刚好丢失了他的玉,所以才会迷迷糊糊的,误娶宝钗进门。宝玉娶了宝钗后,两个人的日子过得不错,他们也有了夫妻之实,但仅此而已。他和宝钗的那份情,永远比不上他和黛玉的那份“心灵相通”。就如同在与他亲近的丫鬟中,袭人和晴雯。他和袭人也有肉体上的关系,但和他心心相依的却是晴雯。袭人和晴雯,就如同宝钗和黛玉的影子。宝钗和袭人代表的是宗法社会,儒家的理智派,而黛玉和晴雯代表的是自然界,道家的率真派。宝玉由始至终,心都是向着自然派的,但他终究无力抵抗宗法社会的逼迫。那么宝玉在乎的人只有女生吗?在故事的前头,宝玉有说过:“女儿是水作的骨肉,男子是泥作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便清爽,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!”但他后来却有了像秦钟(情种)、蒋玉涵(将玉含)、柳湘莲和北静王这些男性朋友。而且宝玉后来也发现,他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喜欢的,他嫌弃出嫁了的女人,“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宝珠,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:虽是颗珠子,弄老了,更不是珠子,竟是鱼眼睛了!分明一个人,怎么变出三样来。”若把这些线索联合起来,那么我们可以说宝玉是喜欢没有步入过社会,或者是选择性不参加名利争斗的人,男女皆同。当时的女孩本来就不用追求什么功名利禄,所以她们身上找不到那世俗的虚情假意,尔虞我诈。但她们结了婚就不一样了,因为她们得为丈夫和儿女做打算。而男生呢,从小就被教唆要争名夺利,所以自然很早就沾染了“浊气”。除非像宝玉的那些男性朋友们,选择性不加入世俗的纷争,这些人都是他乐意交心的。追根究底,宝玉只是不喜欢被功利绿蒙蔽的人而已。

(未完待续)